



西方思想经典译丛

瞧， 这个人

——尼采自传

FRIEDRICH NIETZSCHE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缪文荣◎译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QIAO ZHE GE REN

瞧，这个人

——尼采自传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缪文荣◎译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瞧,这个人:尼采自传/(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缪文荣译.—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639-5703-3

I.①瞧… II.①弗…②缪… III.①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 自传 IV.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8979号

瞧,这个人——尼采自传

著者:[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译者:缪文荣

责任编辑:宫晓梅

封面设计:  同人内文化传播·书装设计

出版发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编:100124)

010-67391722(传真) bgdchs@sina.com

出版人:郝勇

经销单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9

字数:90千字

版次:2018年2月第1版

印次: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639-5703-3

定价: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译者序

弗里德里希·尼采，德国哲学家、诗人，1844年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一个牧师家庭，1889年精神崩溃，此后一直由妹妹和母亲照料，1900年在德国魏玛去世。《瞧，这个人》是尼采的自传，也是他在精神正常时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实际上尼采精神崩溃后，此书还没有完全完成，他的妹妹帮助整理了最后的部分。这本书于尼采去世后才出版）。此书总结了思想主张，是了解尼采不得不读的一本著作。

尼采的文章思想深邃，文笔犀利，却饱受争议。他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但直到二十世纪才被学术界承认。希特勒曾对尼采极尽推崇，但这只为他增添了污名——人们认为这是两个疯子之间的惺惺相惜。尼采的狂人尽皆知，最为人熟知莫过于那句：“我是太阳！”人们称尼采为疯子并不为过，因为他四十五岁之后真的精神失常了。据说他在街头看到一匹马被主人鞭打虐待，上

去抱着马痛哭，就这么精神崩溃了。这件事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他的精神失常实际上是长期否定和自我否定的结果，他一生都在否定，反道德，反哲学，反宗教，反德国教育，反现代文化；他在著作中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批判得一无是处，到了后期甚至把自己曾经的偶像和一生的挚友理查德·瓦格纳也批判了；他一生都在自我吹嘘，但难掩“世与我而相违”的孤独寂寞；他对生命力充满渴望，却难以抹去悲观的底色。米兰·昆德拉对尼采精神失常的评价颇耐人寻味：“尼采在替笛卡尔向这匹马道歉。”

《瞧，这个人》成书于尼采精神崩溃之际，因此它带上了浓厚的尼采式疯癫色彩一点也不奇怪。本书主要四章，题目分别为“我为何如此睿智”“我为何如此聪明”“我为何能够写出如此优秀的书”以及“为何我是宿命”，单从这些题目来看，尼采自我吹嘘的本色就表露无遗。尼采一直以波兰贵族自矜——他甚至因母亲、妹妹血统不纯而鄙视她们，野蛮的德意志人在他眼中更加不值一晒——这也是造成他孤傲性格的原因之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其实是尼采祖母在他小时候给他编的故事，他却深信不疑了）。初读尼采的著作的读者会有一种眩晕感，如闻奇香与恶臭之混合气体，读不懂尼采、诋毁尼采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认为尼采的哲学全是疯言疯语，或者认为正是因为尼采精神失常了才能塑造出这样奇特的哲学体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能称为哲学的，必然是逻辑本身站得住脚，然后才能登堂入室，尼采哲学亦不外此。比如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号：“上帝死了！”很多人据此认为尼采就是个“反神棍的神棍”，但殊不知这并非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经过严密推断的结果。尼采的很多言论都是如此，比如“我如此睿智”“我

如此聪明”“我就是宿命”，看起来像是亡天灭地的狂言，但是其背后都是有严谨的逻辑推论在支撑着的——不信，你可以读读这本书。

《瞧，这个人》是一本不同寻常的自传，它没有一般传记文学叙事风格，甚至出生年月都没有交代，有很多内容都有夸大捏造的嫌疑，但是尼采对自己代表著作的回顾总结，却让我们对他的思想主张有了清晰的了解。可能他觉得，生平往事这些都不值一提，唯有他的思想才有分量——他竟狂傲到如此地步！可是如果不狂，他又怎么是尼采呢？如果中规中矩，这部自传又怎么配得上尼采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圣哲勘定的君子之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想要“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也是有这样的胸怀与抱负的，只不过中国的君子是谦逊内敛、文质彬彬的，而尼采其人张扬自我，孔武有力。很多人因为尼采太过狂傲、太过反叛而远离尼采，甚至对他冷嘲热讽，这也是他难言的苦楚吧。站在世纪之交的尼采，在世人的冷眼讥诮中，满怀愤懑，抽刀断流，刹那间江河阻断，从此生出一派新流……

缪文荣

2017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 | |
|------------------------|-----|
| 绪言 | 1 |
| 我为何如此睿智 | 7 |
| 我为何如此聪明 | 24 |
| 我为何能够写出如此优秀的书 | 47 |
| 《悲剧的诞生》 | 59 |
| 《不合时宜的考察》 | 66 |
| 《人性的，太人性的》及两续篇 | 72 |
| 《朝霞》——论理想即偏见 | 81 |
| 《快乐的科学》 | 85 |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
| ——一本为所有人，又不为任何人而写的书 | 87 |
| 《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序曲 | 104 |
| 《道德的谱系》——一篇论战文章 | 107 |
| 《偶像的黄昏》——如何用一把锤子进行哲学探讨 | 109 |
| 《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 113 |
| 为何我是宿命 | 122 |
| 尼采年表 | 133 |

绪 言

1

鉴于我即将向人类提出有史以来最沉重的要求，对我来说似乎有必要说明一下我是谁。人们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我已经“证实”了自己的存在。但是我使命的伟大和我同时代人的渺小之间是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表现在，没人听我的话，也没人看我一眼。我靠自己的信誉而活，我竟然还活着，这也许只是一种偏见……我只需要同任何一位夏天到恩加丁山^[1]避暑的“受过教育”的人谈一谈，就能让自己确信我并没有活着……在这些情况下，有一种有悖于我的习惯和我高傲的天性（根本就是背叛）的责任让我说：“听我说！我就是如此这般的人，因此，最重要的是，别误

[1] 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座名山。

解我！”

2

例如，我绝不是个怪物，更不是道德上的怪物——我甚至天生就与那些被称为贤德的人截然相反。在我们当中，这在我看来那的确是我值得自豪的地方。作为哲学家狄奥尼索斯^[1]的弟子，我宁愿成为萨蒂尔^[2]也不要做圣徒。但是，请读读此书吧。也许我已尽力以愉悦和亲切的方式表达出了这种反差，也许这本书除了达到这个目的并没有别的意义。我要承诺的最后一件事是“提升”人类。我不会设立任何新偶像。但愿旧偶像能知道，拥有泥塑的双腿意味着什么。“推翻偶像”（我对“理想”的称呼），这更像是我的工作。当理想的世界也是虚构的时候，现实就被剥夺了价值、意义以及真实性。“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虚假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理想这个谎言从来就是对现实的诅咒，正因如此，人类本身甚至其根本的天性都变得虚假、虚伪了，以致推崇那些有害的价值，这些价值与人类用以确保繁荣、未来以及对未来崇高权利的价值截然相反。

[1] 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尼采最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就开始推崇狄奥尼索斯精神，并将其与阿波罗精神并列，称二者为悲剧艺术的起源。

[2] 古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

3

但凡知道如何吸入我作品气息之人，肯定知道这种气息是高空之气，是振奋之气。你得适应它，不然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就会有受寒的危险。寒冰将至，寂寞凝重——但是阳光照耀下万物多么宁静！你的呼吸是如此自由！你的感受又是如此丰富！正如我了解和经历过的那样，哲学就是选择生活在冰雪之中、高山之上，哲学就是探寻现实中的一切陌生和可疑的东西——任何仍然被道德禁锢的东西。我从长期在“禁地”中漫游的经历中了解到，人类迄今为止产生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原因与人们所希望的截然不同：我非常清楚哲学家们的秘史和他们追求名声的心理。一个天才能够容纳多少真理，又敢于提出多少真理？在我看来这日益成为价值真正的衡量标准。错误不是源于盲目，错误是源于怯懦……知识上的每一项成就、每一次的进步都是鼓起勇气、自我磨砺和自我净化的结果……我并不反驳理想，我只是戴上手套使自己免受它的伤害……我们追求被禁锢的东西^[1]，以此为征兆，我的哲学总有一天会取得胜利，因为迄今为止唯一被禁锢的东西就是真理。

[1] 引用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前43—18）的作品《阿莫雷斯》。

4

在我的著作之中，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最独一无二的。凭借这本书，我给同胞送去一份最大的赠礼。这部著作的声音响彻千古，它可不仅仅是史上最崇高的书，它还是一本真正饱含高山之气的书——它囊括了人类在遥远未来的全部事实——而且还是最深奥渊博的书，它源自最深刻的真理，是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井，从井里面提上来的汲水桶没有不是满载金银珠宝而归的。这本书不讲述“先知”的预言，也没有那种疾病和权力意志的可怕混合物，这种混合物被称为“宗教的创立者”。如果你不想可怜兮兮地糟蹋自己的智慧，首先你就要倾听这本书的声音——一种平静的声音。

“风暴到来之前往往是最为平静的；悄然而至的思想却将引领整个世界。

“无花果从树上落下，新鲜而甘甜；当它们掉落之时，鲜红的表皮破裂。对所有成熟的无花果来说，我就是北风。

“因此，我的朋友们，这些教诲，就像无花果一样，坠落到你们身上：现在，请尽情地饮用它那新鲜的果汁，品尝它甘甜的果肉吧！现在正是秋意正浓，晴空万里的下午。”^[1]

这不是狂热分子的呓语，也不是呆板的说教，更不会要求信

[1] 选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仰。点点滴滴的字句，从璀璨的光源和幸福的源泉中流溢出来——语速缓慢，悠长动人。这些话语只会落入最优秀的那些人的心头。你得有无上的特权才能在这里当一名听众。查拉图斯特拉的话语不是谁想听就能听的……拥有这一切的查拉图斯特拉不是一个蛊惑者吗？当他第一次重回孤独之时，他说了些什么？他说的话跟任何“智者”“圣徒”或“救世主”在这种情况下说的话正好相反……他不仅仅是说话的方式不同，他本身就与众不同……

“我的徒儿们，现在我将独自离去！你们现在也得走，而且是独自走！我希望如此！”^[1]

“远离我，提防着点查拉图斯特拉！最好是耻笑他！也许他已经诓骗了你们。

“聪明的人不仅要能爱他的敌人，还必须能恨他的朋友。

“一个人如果总是当学生，那他能够回报老师的就少得可怜了。你们为什么不摘掉我的花环呢？

“你们崇拜我，可是，如果哪一天你们的偶像崩塌了，那该怎么办？当心雕像会掉下来砸死你们！”^[2]

“你们说你们信仰查拉图斯特拉？可是查拉图斯特拉又有何用？你们是我的信徒，可是信徒又有何用？

“你们还没有去寻找自己，可是这时，你们却发现了我。所有信徒都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一切信仰都是一文不值的。

[1] 基于《圣经·约翰福音》的内容，原文中，耶稣预感到自己的死亡以及信徒的背叛。

[2] 引用自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一个“诗的正义”的典型例子：“我们可能会想起阿哥斯的麦提的雕像，这座雕像倒向了谋杀他的凶手（当时正在节日盛会上游玩）并杀了他。”

“现在我要你们都舍弃我去寻找自己，而且只有当你们全都否定了我的时候^[1]，我才会重新回到你们中间……”^[2]

弗里德里希·尼采

在这美好的一天，万物成熟，不仅仅是葡萄正在变成紫色，一缕阳光也照进了我的生命。我向后张望，又向前远眺，我从没有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这么美好的事物。今日我没有白白埋葬掉我的第四十四个年头。^[3]我有权埋葬它——在这之中，有生命的东西都被拯救了，而且是不朽的。《重估一切价值》与《狄奥尼索斯——酒神赞歌》，以及以消遣的方式创作的《偶像的黄昏》都是这一年甚至是这一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礼物。我怎能不感激自己的一生呢？所以，我要自述我的人生。

[1] 暗示的是耶稣预感到自己要被彼得拒绝，这个故事在《圣经》的四大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中都有记录。

[2] 选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 这段话表明这本书开始写于尼采1888年10月15日的生日，作为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在草稿中，这段话实际上是注明了日期的。

我为何如此睿智

1

我生命中的幸事，也许还有其独有的特征，都是命中注定^[1]的。用深奥一点的话说就是，倘若我像我父亲，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如果我像我母亲的话，我会仍然活着并逐渐老去。这双重的根源就如同生命阶梯的最高和最低两阶，既是没落也是新生——如果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说明了对生活不抱偏见与自由性同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联的，这也许就是让我卓尔不群的原因吧。没有人比我对上升和堕落的征兆更敏锐，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内行——我深谙这两方面，我本身就是这两方面。我的父亲

[1] 尼采在这本书中使用的与命运相关的一系列的相似的术语之一。

三十六岁^[1]就去世了，他为人和蔼，亲切友善，可是又体弱多病，他就像命中注定的匆匆过客——与其说是生命本身，不如说是人生的亲切回忆。在他生命衰老的同一年，我的生命也衰老了：在我人生的第三十六个年头，我的生命力到了微弱的时候——虽然我还活着，但是已经看不见三步之外的东西了。那时——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像个幽灵一样在圣莫里茨度过了一整个夏天，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在瑙姆堡^[2]度过了一个冬天，那是我生命中最寒冷黑暗的时刻。我生命的最低潮就是这段时间，《漫游者与他的影子》就是此时的著作。毫无疑问，那时我经常见到幻象。第二年的冬天，是我在热亚那生活的第一个冬天，愉悦和超脱促使我创作了《朝霞》这部著作，这种愉悦和超脱还是严重的贫血症带来的。这本书所反映出的开朗和愉悦，甚至精神的旺盛在我的身体中不但与我生理上的虚弱并存，更与那种极度的痛感并存。头痛和剧烈的呕吐持续折磨了我三天三夜。即使是在这些痛苦之中，我仍然能够保持辩证学家清醒的头脑，并能极度冷静地思考事情，我在比较健康的时候反而不能持之以恒地周全而冷静地思考这些事情。我的读者们也许知道，我是如何把辩证法看成颓废的征兆的，这从最著名的苏格拉底^[3]的例子就能看出。所有理智错乱和发烧后半昏迷的情况对我还是比较少见，我还得以学术的形式学习一下它们的

[1] 即1849年，当时尼采4岁。

[2] 德国萨勒河畔的小城。尼采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时光，在他精神正常时期还经常返回那里看望他的母亲和妹妹，在精神失常之后，他从1890年到1897年再次生活在那里。

[3]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奠基人，主要思想体现在心灵的转向、灵魂不灭说等方面。

特性和频率。我的血液流动缓慢。没人能从我身上查出发烧过的痕迹。一位长期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的医生最后说：“不，你的神经没有问题。是我有点神经质了。”没有任何局部病变的征兆，虽然由于全身的疲惫导致胃脏系统十分虚弱，但是查不出胃有任何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睛的问题也是如此，虽然暂时可能有失明的危险，但这只是结果，并非原因，因此视力会随着生命力增强再次提高。就我本人而言，漫长岁月的流逝意味着身体的康复——可是不幸的是，这些岁月又会伴随着堕落、再度堕落以及一种周期性的颓废。不管怎样，我对颓废的问题是有经验的，这还用说吗？我反复研究过它，对此轻车熟路。甚至那种理解和领会的精致的艺术，那种细致入微的感觉，那种“洞察入微”的心理以及其他的本领我都是那段时间学会的，这些都是我应得的馈赠。那段时间，无论是观察力本身还是每一个观察器官——我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敏锐了。从病者的角度看一些健康的概念和价值，或者反过来从丰富的生活和生活的自信中看颓废本能的秘密活动——这是我锤炼了最长时间的本领，也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如果说我在什么方面称得上是大师的话，那肯定是这方面的大师。现在我对此驾轻就熟，我的双手能够扭转乾坤：为什么只有我才能够“重估一切价值”？这也许是最首要的原因吧。

2

除了是个颓废的人，我还是个跟颓废对立的人。这方面我的佐证是，我总是能够本能地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而颓废的人总是会选择对自己有害的治疗方式。整体上看，我是健康的；仅就局部和例外而言我才是颓废的。甘于寂寞、摆脱习惯的环境的能量，强迫自己不再被照顾、侍候、治疗的压力——都表露出我本能上的绝对自信，知道当时最需要什么。我对自己负责，让自己恢复健康。实现这点的前提——正如每个心理学家都必须承认的那样——是这个人基本上是健康的。典型的病态的人是不可能恢复健康的，更毋宁说不药自愈了。相反，对典型的健康的人来说，生病甚至可以成为生命的能量兴奋剂，刺激他活得更精彩。这实际上正是长期患病现在对我的意义：我仿佛重新发现了生命，也发现了自我，我能品尝到所有美好事物——甚至极小的事物的味道，别人可不能轻易品尝出来——我将我对健康和生命的意志力转化成了我的哲学……因为人们注意到，在我生命力最微弱的那几年，我不再是悲观主义者了。自我痊愈的本能禁止我创立那种贫困和气馁的哲学……那么，到底根据什么判断某人是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呢？要根据出类拔萃的人对我们的理智有益的事实：他是从一个坚硬、可爱而芳香的东西中脱颖而出的。只有那些对他有益的东西他才会觉得可口。一旦突破了“有益”这个尺度，所有的愉悦和快乐都会戛